

东坡到处有西湖

□董改正

柳宗元的小石潭，群山万谷间常常遇见，不独永州。自然造化，无一不美。不能名于当时及后世，是少了文化的加持。

鄙乡有湖名叫“天井”，湖光山色，灯影桨声，不输于杭州西湖，然名不过方圆数十里。山水、城郭如此命运者，世上当有很多，就像惠州西湖，若非遇见苏轼，或者时至今日，依然还叫“丰湖”。

一个城，一方山水，也有自己的造化，扬州遇见杜牧，黄州遇见苏轼，凤凰遇见沈从文，事出偶然，命运从此不同。世上佳山水常有，而“佳人”不常有，一个被澄明被命名的城，一处被澄明被命名的山水，是因为它在“佳人”的心中，经过了他生命的浸润，经过了胸中秀色的润染，造物主多情，他会千般阻挠，百般刁难，让他钟情的那个一生颠沛流离，让他不断地路过，不断地驻足，不断地发现，不断地梦魂牵绕，不断地题咏，不断地离开，不断在大地上点亮灯塔，不断打通文化的任督二脉。

诗家不幸江山幸。
绍圣元年(1094年)，造化的笔沉吟良久，犹豫良久，颤抖良久，终于闭目一划，终止了苏子的美好生活，将他送到小舟上，让他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，那叶扁舟缓缓驶往惠州——如你所知，他已完成了黄州，他将还有儋州——惠州将因为他的到来而亮起来，惠州文脉因此茁壮，惠州文气因此勃郁：“一从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！”

关于苏轼，千年以来，江风明月一直在播送他的传说，他已成了星辰。贬谪惠州时，苏轼59岁，他的雄文佳构伴随着逸闻趣事已在风雅的北宋大地上广为流传。虽然他被冠以“讥讪先朝”的罪名，贬为“知英州”，再贬“远宁军节度副使”，惠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”，但苏子到处，士子影从，在当时犹被称为“瘴疠之地”的岭南亦然。载着苏轼和儿子苏过及侍妾朝云的小船尚未抵达小东门横水渡口，惠州士子和百姓已经成百上千翘首以盼，其中就有主政者詹范。那一刻，一路悠闲的苏轼笑了，笑得心花怒放，笑得一派天真，笑得小唱道：

彷彿曾游岂梦中，
欣然鸡犬识新丰。

吏民惊怪坐何事？

父老相携迎此翁。

惠州的百姓也许不知道，此刻满面微笑的“此翁”，写过“大江东去”的此翁，写过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此翁，写过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此翁，写过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的此翁，写过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此翁，在不久前也写过这样的句子：“以瘴疠之地，魑魅为邻；衰疾交攻，无复首丘之望。”但是又何妨？这才是真正的苏轼，真正的人，真正的赤子。对于一个自带光明的人来说，对于一个心有五彩的人来说，何处没有阳光？何处没有风景？何处风物不宜游目聘怀？

苏子拥抱了惠州。

苏子发现了惠州。
苏子照亮了惠州。

苏子绘插秧船图形，请工匠制造，教民应用。苏子观香积寺溪流落差巨大，乃设计水碓水磨，教民春米磨面。苏子不忍民众缺医少药，四处寻药开方，为民治病。苏子不忍贫民被驻军欺压，设法予民安居。苏子见惠州四面环水，呼吁主政者修“两桥一堤”。

苏子到惠，士林欢呼。太守詹范，继任太守方子容，循州太守周文之，广州太守王古并一众士子纷纷来顾，谈诗论文，纵论古今，一时文风斐郁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东坡，此刻更是“心若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”，乃畅游山水间，混迹闾巷中，发现山水之美，欣于民俗之美，品尝食物之美——岂仅人物之美？美在东坡一心，得之心而寓之诗酒。在惠期间，苏子做诗文400余篇首，惠州因此丰富起来，丰盈起来，丰美起来，惠州的灯塔亮了起来，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穴位被打通了。惠州西湖，一样波光潋滟，一样晴雨皆宜，一样风采风流。

合江楼、泗州塔、嘉佑寺，因东坡的品题而声名大盛。丰湖未变，一样的山水，“藉（东坡）品题而愈盛”，从此丰湖称“西湖”——“惠州西湖岭之东，标名亦自东坡公”。你便是有秦砖汉瓦唐三彩又何妨？我只要一苏子，便足以平地惊雷，便足以傲视千古，便足以滋养万代，便足以化腐朽为神奇。

如此两年有半。

某一个迟迟春日，东坡午睡醒来，

神清目爽，诗性勃发，作诗一首曰《纵笔》：“白头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依然是风神潇洒的东坡味。

诗歌无脚，风传天下。章惇恼了，于是东坡再贬儋州。只是，此去再无朝云，她已葬在惠州西湖的孤山之上。

再次寄生江海的苏子，在与友人的信中，再次悲叹：“某垂老投荒，无复生还之望……今到海南，首当做棺，次便做墓……”他自己也不会想到，不久之后，他便会再次乐滋滋地酿酒，与邻叟期，与士子游，融入生活，会再次在不经意间做成这样的伟业：“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元年置郡，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，文化未开。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三年，以诗书礼乐之教移其风，化其人心。”他也不会想到，他会再次以饱满深爱的巨笔，写下震烁千古的句子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生平。”

爱真，爱美，爱白雪阳春，爱下里巴人，爱黄钟大吕，爱明月清风，爱道观寺庙，爱摇滚红尘。怀抱爱，付出爱，怀抱宽恕，懂得放下，是以，一切困境都会过去：泥淖里会开出荷花，沙漠里会长出胡杨，风雪后会挂出彩虹；是以，“东坡到处有西湖，老尚湖堤遭姓苏”；是以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所念的是“黄州惠州儋州”，虽然语带萧索——可是，每一次离开他都如此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，我们的苏子，一定还会投入热辣辣的生活市井，依然会把寻常山水，吟唱曼妙西湖。

终于等来了秋天

□朱辉

在人们印象中，只有学校才有暑假。但我们楼下的美食街，每年夏天大约有一半商户，给自己放了暑假。他们之所以如此想得开，一是因为他们的生意主要来自于附近一所学院的大学生，如果暑假照常营业，多半会亏损；二是这些生意人都来自外地，武汉的酷暑闻名全国，既然赚不到钱，还不如回家避暑。

今年一开年遇到疫情。到了四月份，各行各业大多已经复工复产，楼下的美食街依然萧条着。先是不到三分之一的店家开业了，生意很惨淡。到了夏天，开业的也不过一半左右，生意依然只能苦苦维持。有一回和一家馄饨店老板娘闲聊，顺嘴说了些过年话，夸她勤劳，她的好几家同行一直大门紧闭。老板娘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说可不敢夸勤劳，鄙薄那些同行懒惰。要不是人家关着门，本来就很薄的生意又得被分流一大半，恐怕大家都撑不下去。不管有意无意，人家作出了牺牲。

平日里我们这些学院周边的居民颇有怨言，觉得大学生们太吵，楼下整日里人声喧哗不得清净。真清净了几个月，反而不适应了。首先不适应的是吃货们，邻居老李好酒，每回喝酒少不得去一家长沙臭豆腐店，买上两份黑乎乎的臭豆腐下酒。这家店以往暑假都不歇业，今年却一直没开门，挑食的老李因此几乎戒了酒。我老婆最喜欢的一家奶茶店，也迟迟没开门，她隔三差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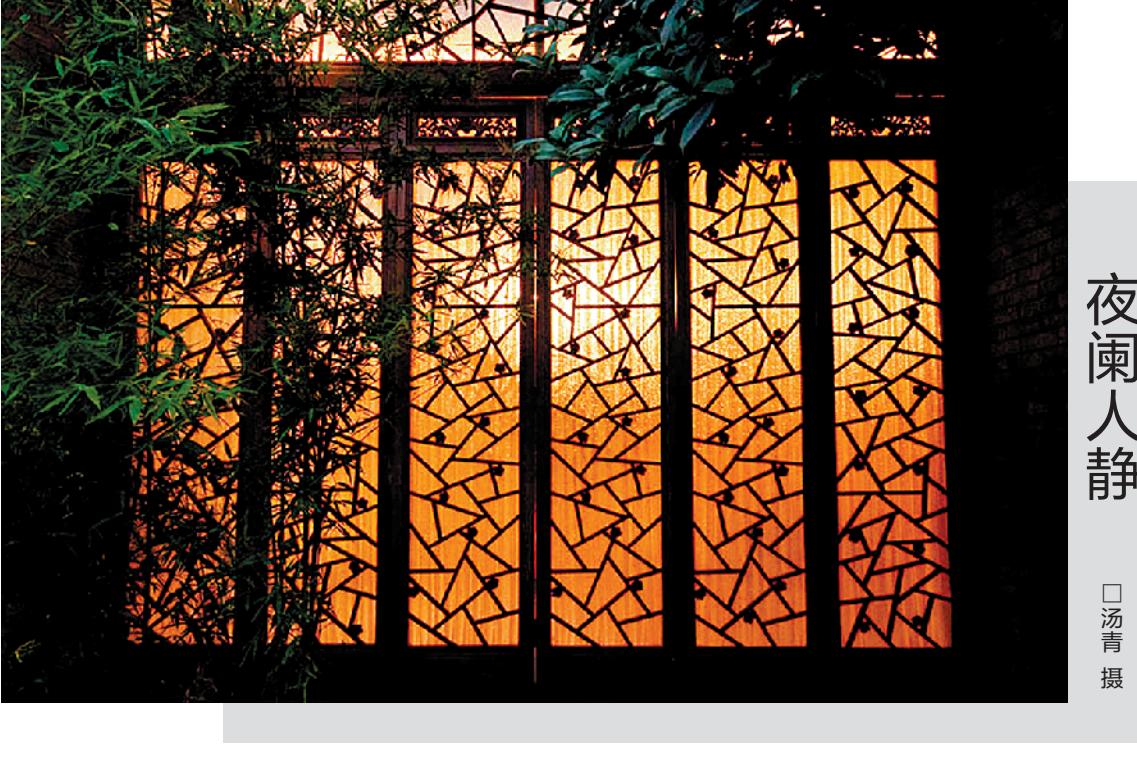
便会去看看，每每失望而归。最焦心的是小区里那些房屋出租户，房子空着迟迟租不出去。侥幸寻到了租客，人家知道行情拼命还价，最后谈成的租金往往让房东很心痛。

终于盼来了九月，大学生们陆陆续续回来了。不过店家和居民们仍有些担心，武大、华科这样的名校自然不必担心招生，我们附近那所学院名不见经传，外地学生肯为了它来到刚刚发生过重大疫情的武汉吗？生意人消息灵通，有人打探到今年学院招生很正常，新生一点不比往年少。于是如孔雀开屏，晚上美食街那些熄灭已久的霓虹灯，全部亮了，所有的店家基本都恢复了营业。

多年来，武汉一直有一百多万在校大学生，据说是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。这么多大学生，为他们服务的各行各业从业人员想必更多。尤其对于我们武昌地区，大学生有没有复课，对于经济、生活的影响非常直观。

“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……”一楼的比萨店放着李健的《风吹麦浪》，我们在楼上听着，能感受到店家此时的心情。苦熬支撑了几个月，他们终于挺过来了。而楼里的那些空置房，这些天也都陆续续租出去了。

对于我们这个商业繁荣的城市，人们感受秋天的气息，往往不是看到枫叶红了，也不是闻到桂花香，而是感觉到人气又满格了……



夜阑人静

□汤青 摄

《繁花》和老物品

□尹画

几年前，就听说王家卫要拍金宇澄写的《繁花》，却一直“光打雷不下雨”。墨镜王是有名的磨叽王，我也见怪不怪。近来，终于听到确凿消息，《繁花》即将开拍，主角阿宝由胡歌饰演。海报上，“阿宝”梳着油头，棱角分明，一派优渥的上海滩公子形象，胡歌还是挺符合我对阿宝的想象。

金宇澄的《繁花》，是一部沪语小说，讲述的是上海人三十年的悲欢离合。《繁花》选角刚一公布，就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刊出了“繁花沪上寻物”的活动，向全社会征集来自1976年—1995年间的生活物品，以及物品与主人间的故事。若提供的物品被选中，将会作为道具出现在剧集中。

胡歌提供了一台1980年代的飞人牌缝纫机，是他妈妈结婚时买的，他妈妈曾用这台缝纫机给他做过不少儿时的衣服，所以至今没舍得扔掉。王家卫提供了一瓶1994年的沈永和“天女”绍兴黄酒。那年，他回上海探亲，入住刚开业的上海花园饭店，在饭店一楼的外资百货店里，买了三瓶“天女”酒，当时属于外销酒，至今没舍得喝。金宇澄，则奉献出1984年他结婚时妻子穿的红色开襟连衣裙。可惜被里脏了拆洗后，愚钝的我没有本事再将它们与缎子被面缝合，只好找了个空衣盒，将两条缎子被面收藏起来，至今崭新如故，它们凝结着母亲对我的关爱。

两条缎子被面。1995年我结婚，母亲送给我两匹丝缎被面做嫁妆，上面绣着“百子图”图案。那时，家乡开始流行棉布被套，容易换洗，可母亲觉得被套做嫁妆太寒碜，于是亲手给我缝了两床被子。可惜被里脏了拆洗后，愚钝的我没有本事再将它们与缎子被面缝合，只好找了个空衣盒，将两条缎子被面收藏起来，至今崭新如故，它们凝结着母亲对我的关爱。

这个周末，我在家翻找找，还找到两本邮票册、一大堆书信、景德镇瓷器等上个世纪的老物品。犹豫了半天，一件都舍不得提供给剧组，但我还是要感谢《繁花》剧组，让我怀念起人生美好的事物和时光。它们是时代的记忆，也是独属我的爱的记忆。

蕉露与花露

□王太生

蕉露，芭蕉上的露水，这样的场景应该有个青黛小院，光线不明不暗，地上砖缝生绿苔，墙角有一丛芭蕉，昼夜温差，凝结玉露，或小雨刚下，微风过处，飒飒雨落。

芭蕉本就南地之物，从植于庭角，或窗旁，雨打蕉叶，清脆有音，掩映成趣，清雅秀丽。

郑板桥写过一副对联，“花香蕉露重，茶熟竹烟轻。”院庭青舍，花香阵阵，天凉了，芭蕉上的露水重重了，似乎要压弯了叶片，而普通人家，桌上热气腾腾的茶水刚刚端上，淡淡的雾霭，飘逸于绿竹庭院，若有若无，有着人间烟火气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芭蕉在大观园抬头可见。探春为自己起的别号是“蕉下客”，理由是园中“芭蕉梧桐尽有”，自己“最喜芭蕉”；芭蕉坞，是大观园景点之一，贾宝玉住的怡红院，“点衬几块山石，一边种着数本芭蕉。”

张大干画芭蕉人物图，蕉叶柄粗壮，呈不规则长圆形，鲜绿色，富有光泽，淡雅清新。画面上，人坐在正点位置，蕉叶有深有浅，浓淡相宜。叶子和人物呼应，手握凉扇，悠闲自得地欣赏着芭蕉树。那个人在芭蕉树下乘凉，目光看向远方，芭蕉画得传神，叶子似乎在动。

与阔叶的蕉露相比，花露显得透明晶莹。

花露，花上的露水。牡丹、芍药、百合……花叶上凝结。

张岱《夜航船》里说：

“杨太真每宿酒初消，多苦肺热。凌晨，至后苑，傍花口吸花露以润肺。”

可以想象，贵妃当年以胖为美，在宫中饮酒纵歌，一场游戏，一场宿醉，醉入花丛，以手攀枝，微张樱桃小口，花枝一阵乱颤，以花露解渴。

一开始就有酒有关。头一天晚上，老酒喝多了，口干舌燥，头重脚轻，若换到我等俗人，哪有雅兴去饮那花上露水。晨起，“咕噜、咕噜”，一通牛饮。顶多吃一碗清粥或泡饭，抵饥、解渴，再“唧唧、唧唧”嚼咸菜、萝卜干。

晨昏旦夕，昼夜温差，水汽凝结，太阳一出来，清风一阵摇，漠然纷落，迅即风干蒸发，暗示美好的物象，存世短暂。

江南人家有收集花露浸茶的习俗。《浮生六记》中，芸娘在“夏月荷花初开时，以纱撮茶叶少许置花心，明天取出，以泉水泡之”。那少许新茶，大抵是碧螺春，姑苏临太湖，明前茶是有名的，茶泡前，先以花露浸润嫩芽，茶遇水，香气在紫砂壶中袅袅释放。

荷叶上的水珠，不知道算不算花露？不过，我倒以为，像牡丹、芍药、蔷薇之类，叶瓣之滴，是小众的，在园林里。再说，杨贵妃也不大可能去饮那篱笆墙上，牵牛喇叭花上的清露。荷叶的水珠才是大众的，在旷野之上，大俗而典雅。我到乡下看野荷，和朋友坐在荷塘边，用荷叶包猪头肉喝酒，面对一张

铺展恣肆的硕大荷叶，看几颗露珠滚来滚去。

还有牵牛喇叭花。徽州古村，山间昼夜温差大，水汽凝结。一户人家小院的门头上，垂挂着一缕碧绿翡翠，像从前的大辫子。这条“大辫子”上点缀细柔柔的牵牛花，花露翠晶莹，倒与粉墙黛瓦的色彩、意境搭配妥帖。

花从植物间，有小昆虫，它们眼神清亮，饮水而生，鼓翼而歌。一个人的花露，有对水墨小品的意境期待和精神渴求，把盏临风，悠然自得。

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”，古人饮花露，饮的是神仙气，图的是心灵的干净、快活。天地之间的花露毕竟有限，就在日头喷薄欲出，红尘滚滚之前，太仓促了。

蔷薇露，古人取其花，浸水以代露。唐代冯贽《云仙杂记·大雅之文》里说：“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，先以蔷薇露灌手，熏玉香后发读，曰：‘大雅之文，正当如是。’那时候的净手焚香已到了顶礼膜拜、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足见唐宋年代，对一篇文章和背后那个写字人的敬重。

露水与花，美学大师朱光潜有句话说得精辟：“一升露水，一升花。”

一升露水，且不论它容量几何，分量多少，反正它是花儿伴露水，这些自然的尤物，有多少玲珑之珠，便有多少摇曳之花。润湿秋衣，照见幽暗与斑斓。

捉「风」

□王琦

头疼得厉害，总感觉额头有股凉风不停地吹过，凭这些年的经验，应该是着“凉风”了。

我顿时想起了我的奶奶。以前每次着凉，奶奶就会给我捉“风”。一天捉一次，三四天就好了，不打针不吃药，只需要好好休息就行。

记得有一次头疼得厉害，在诊所打针吃药都不顶事，奶奶就说：“让我试试吧。”只见奶奶让我与她对立而坐，双手在我的额头中间使劲地捏，横着捏几次，竖着捏几次，交叉起来，大约捏了四五十下，额头中间便有一个呈暗红色的十字形状。

别看奶奶六十几了，双手的劲还真不小呢。我有点疼，以为破了，便照镜子，见额头正中，十字当头，似破非破，暗红却不出血。我和奶奶开玩笑：“是不是给我捏个月牙，我就是包大人啦！”奶奶笑道：“额头哪是能随便捏的呀？”

说完，奶奶双手扣住我的头，大拇指揉搓着太阳穴，顺时针三十次后，大拇指又从额头中间搓到太阳穴，再次三十次，便好了。

揉搓太阳穴和额头还真舒

服，我都有点要睡着了。我说奶奶：“我还没感觉够你就完啦，再搓一会儿嘛。”奶奶又搓了几十次，笑着说：“睡一觉，就好多了。”

睡觉起来，果然轻松很多。这是奶奶第一次给我捉“风”。之后，我也习惯奶奶给我捉“风”了。每次着风头痛，我都会去找奶奶让她给我捉。

奶奶把额头上的暗红色的十字形状叫“风口”，说“风口”会把我身上的“风气”从这里吸出去，不过这个“风口”一般得三四天才能渐渐消除。

在学校，同学们看着我的额头中间有块红斑，以为我是学二郎神做的，也想做这么个模样，可我们谁都不会捏，几个同学试了多次，不是捏不出红，就是快把额头捏破了。

此后这二十多年，奶奶常给我捉“风”。

这次突然头疼，当我又想起让奶奶给我捉“风”时，才忽然发觉，她老人家已经离我远去几个月了。

到奶奶家，望着空荡荡的床，我怅然若失。总感觉，她老人家出去走走还会回来……